



神學院通訊

Divinity School Newslet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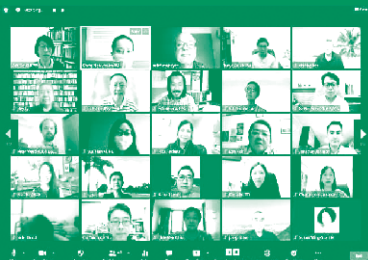
校友專訪：張愛思

Page 06



本地交流學習團

Page 08



亞洲實踐神學學會 (香港)

Page 09



週一加油站

Page 11



服務神學院廿載

Page 12

神學教育在公立大學中的意義

葉菁華教授 (本院院長)

(本文為葉菁華院長出席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牧靈關顧委員會舉辦的三月午餐會講座之內容，經整理並修訂。)

很高興能夠和大家近距離見面，分享一些對神學教育的思考，請各位多多指教。

神學教育的目的

神學教育具有三個目的：訓練牧者的專業教育、對會思考基督徒的培育、對基督教的學術研究。

第一個目的，一般人理解「讀神學」就是專業訓練，培訓教會的牧師、傳道人。

第二個目的，是為了培養基督徒，使其懂得思考和反省信仰。中古時期教會先賢形容神學是「信仰尋求理解」(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 / 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人們信主之後，對於耶穌基督、上帝、基督徒生命、福音等等課題想多加思考或瞭解。崇基學院神學院除了提供專業訓練的課程——例如神道學碩士課程 (Master of Divinity) 和神道學學士課程 (Bachelor of Divinity)——之外，也有為一般信徒開設的課程，例如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課程 (Master of Arts in Christian Studies)。同學中不少是以兼讀形式進修的，他們來自各行各業，有些是律師、會計師、老師、商人等等，他們都希望對神學有基本認識。

第三個目的，神學本身是一個學科 (academic discipline)。在中世紀，還有人曾指它是“queen of science”。這個學術領域有何特點呢？神學不僅是

描述性的 (descriptive)，更是規範性 (normative) 的。神學不僅描述和分析宗教現象，否則神學研究和宗教研究 (religious studies) 就沒有分別了。神學還會探討一些和價值相關的問題，並作出價值判斷。這方面當然不是神學的專利。在文學和音樂的研究裏，大概也會問，我們該怎麼評價某個文學作品的優劣呢？某作曲家的作品，和某一次管弦樂團的演出，我們可以對其作出評價。其他學科，包括藝術、法律、哲學等等，其實都牽涉規範性的研究。所以，從事神學研究的人會問：我們在今天這個華人的文化當中，在香港這個社會處境當中，福音有何意義？這個信仰對今天來講有什麼意義？這牽涉一些價值問題。我們也會問：教會該做什麼，基督徒要怎麼做才能更好？

神學課程之內容

神學又是讀什麼的呢？這裏沒辦法列舉所有課程給大家看，但我嘗試展示崇基學院神學院最新的科目分類（共七類）：聖經與古代文化 (Bible and Ancient Culture)；世界基督教 (world Christianity)；建構性神學 (Constructive Theology)；實踐與牧養神學 (Practical and Pastoral Theology)；基督教及社會文化 (Christianity, Society and Culture)；整合學習與研究 (Integrated Learning and Research)；世界宗教 (World Religions)。一般而言，前四類屬於最核心的科目。我們的神道學碩士課程和神道學學士課程學生都是需要撰寫畢業論文 (graduate thesis)，也需要參與師生專題研討 (Faculty-Student Seminar)，學生自選題目研究，然後與老師和同學一起討論和辯論，以整合所學各科，並至於把信仰連結社會與文化。

神學教育在公立大學

有一位芝加哥大學的神學家，名叫 David Tracy，他提出神學需要面對三個「公眾」(publics)（就是神學要向哪三個群體問責或保持溝通對話）：分別是學院、教會和社會。今天的分享會較著重神學與學院的關係，因為題目是「神學教育在公立大學的重要性」(significance of theological education in a public university)。

看到《香港中文大學條例》的附表 3，崇基人會更感親切。這裏第 3 條第 (5) 款訂明崇基學校董會有關神學教育的權責，包括向大學校董會推薦神學院教職員的委任，以及分配私人資金所提供的資源以推廣神學教育。崇基學院在 1951 年創立，換言之香港中文大學 1963 年創校之前，便已經有崇基。崇基學院本身是基督教大學，繼承了中國內地十三間基督教大學的傳統，在香港推行基督教高等教育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而基督教高等教育往往包括神學教育。崇基學院的神學教育，在創校不久的初期便有，只是當時未有一個名叫神學組或神學院的機構。崇基學院神學院 (Divinity School of Chung Chi College) 屬於中大的一部分。我們不是剛巧借用了這個校園，而是我們就是香港中文大學的一部分。我們的老師（包括神學院院長和神學樓舍監），皆由中大委任。

另一方面，我們的經費卻不是來自納稅人，不是來自教資會或中大的撥款。崇基學院神學院其中的一個特點，就是我們是在公立大學裏受私人資金支持 (privately funded) 的神學院校；這是我們一直珍惜和感恩的。在華人的社會當中，包括中國內地、台灣、新加坡，我們找不到類似的情況。這不但於華人社會罕見，在其他社會也罕見。舉例說，在美國，大部分大學都是私立的。大學的神學院只在私立大學存在，例如哈佛、耶魯的神學院。而在英國，不少著名的公立大學（例如劍橋、牛津等）皆有提供神學課程的學院 (faculty)，但是據我了解，那些學院的經費不是由教會支持。所以，公立大學的私立神學院是一個很特別的情況。我們的資金主要來自支持我們的宗派教會、其他教會和基督徒的捐款，以及崇基學院的撥款，當然還有學費收入。神學院的老師同時屬於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故此全職老師都要出席文宗系的系務會 (Department Board)。

順帶一提，按照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by Subject，2021 年香港中文大學的「神學、神道學與宗教研究」(theology, divinity, and religious studies) 於世界排名第 31 位，較去年略升一位；在東亞地區則排首位。在這裏，我必須要加一個註腳，香港有很多獨立的神學院 (seminaries)，它們不屬於大學體制，因此未有包括在 QS 排名之中。

在香港芸芸眾多神學院校中，唯獨崇基學院神學院是由不同神學傳統的宗派教會聯合支持的神學院；崇基是教會合一精神的體現。以上提及的種種並不是為了吹噓，而是為了提醒大家，上帝給我們這樣的獨特性，我們該好好珍惜和發揮。

個人經歷

這裏，讓我說說比較個人的事吧。我是怎樣接觸神學的呢？就是因為在中文大學這所公立大學裏有神學教育。當我還是本科生的時候，剛由高牧師（崇基學院校牧高國雄牧師）介紹過，我是修讀新聞與傳播學系的，屬於社會科學院。在我讀完第一年的時候，當時有不少信仰衝擊，而這些衝擊並不是來自我的本科，反而是我選修的科目，比如哲學；也有同學對我的信仰提出質疑。我們那屆的同學每三星期出版一期班刊；那時候是「倚天」中文系統尚未普及的年代。（不知道什麼是「倚天」的朋友，你們應該都是比較年輕的了。）同學把投稿文章寫在原稿紙上，或者直接連同其他文章影印刊出，或者由寫字比較漂亮的同學負責謄寫，然後才影印。每期班刊有大概十幾篇文章。我當時希望傳福音，就用筆名寫了幾篇文章，談及基督教信仰的一些理性和歷史的基礎。該系列文章刊出之後，一位非基督徒同學寫了一封長信給我。那封信名義上是信，但實際上卻像一篇論文。我仍記得她用大頁書寫紙，密密麻麻的寫滿了每一行。基本上，我舉出的所有論點，比如說聖經為什麼可靠、耶穌復活為何真確等等，她每一樣都強而有力地反駁了。看完之後，我雖不同意，但糟糕的是，我發現我完全回應不了。她說的東西，有一些我根本不認識，什麼尼采呀、聖經批判等，看得我一頭霧水。於是，我發現了自己的不濟，意識到要「補習」。去哪兒補習呢？我便想，自己教會的牧者大多是在崇基神學組受訓的，何況這裏又近，又不用額外付費，對我這個本科生來說實在是一個好選擇，於是便決定嘗試修讀一科神學。

大二的時候，我選修了沈宣仁教授的神學導論。一讀之下，整個人都好像豁然開朗起來了，發現有一些問題發現根本不應該這樣問，然而又有一些新的問題湧現。從那時開始，我發現原來除了新聞與傳播之外，對神學也很有興趣。不單是有興趣，更

與我的信仰生命息息相關 (existentially relevant)。於是，我便渴望繼續讀下去。大三的時間忙於新亞學生會代表會的事務，到大四才選修了三科，皆屬系統神學科目，每科的成績都很好。那時，我之所以有這樣的機會，是因為崇基在中大這所公立大學裏提供神學教育，所以我這般當時從未有計劃讀神學的人，可以修讀神學科目。

大學畢業後我當了三年記者，長話短說，還是覺得上帝帶領我接受神學裝備，而主若願意，希望未來可以參與神學教育。於是，在 1992 年，我回到母校修讀神道學碩士，全時間讀了三年，完成 90 多個學分，並不容易。我除了修讀神學學科之外，還選修了一些哲學和社會學的科目。我覺得這也是很特別的，大概沒有多少神學院的老師同時又是哲學或社會學的專家，但在崇基讀神學卻可以選修或旁聽中大其他學系的科目。我當時選修了哲學系關子尹教授的課，也選修了社會學系劉兆佳教授的課。神學樓的宿舍生活也跟其他神學院不同。由於我們是在公立大學中的神學院，而神學樓是崇基學院的學生宿舍，所以你的室友可能是來自其他學系，也可能不是基督徒。即使都是基督徒，但不一定是神學生，大家鑽研不同學問。這也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另外有一件事，可能也跟神學教育在公立大學有關。不知大家有沒有聽過一些傳聞，例如說在崇基讀神學很具批判性、很學術，所以不夠屬靈，甚至有些人讀着讀着便不信了，因而不應選讀崇基云云。這些傳聞仍流傳於一些基督徒群體之中。



首先，我從來沒有見過任何一個學生，由信主變成不信主的。第二，讓我告訴你另一件事。我見證着一個學生，在就讀過程中信了主。有別於培訓專職牧者的神道學學士和神道學碩士課程，我們的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課程並不只取錄基督徒；當然，絕大部分的學生都是基督徒，因為非基督徒很少對神學有這麼濃厚的興趣。不過，在中國內地，的確有一些人是對基督教很感興趣的，他們甚至覺得這是有助復興中國文化的途徑之一。於是，基於種種原因，他們便來修讀這一課程了。其中有一位同學，開始時並不是基督徒，後來她對信仰越來越有興趣，同學帶她回教會，不久信主，然後接受洗禮。當她讀完這個課程之後，更接着攻讀一個裝備牧者的神學訓練課程，畢業後在教會當傳道人；這是真實的見證。在公開場合，我當然就不說名字了，但私底下我可以告訴你，讓你去查證實情。所以，如果大家聽到一種故事，聲稱有些人在崇基讀着讀着便不信，你可以告訴他們這個故事，就是有些人讀着讀着便信了。

神學作為公立大學科目

為什麼基督教神學可以成為一個能在公立大學裏的科目呢？這是一個挺棘手的問題。某個宗教的教義，為什麼要在大學教授呢？這可能是一個挑戰，以下是一種嘗試：

第一方面，神學教育是為照顧一個社會需要。社會有專職教牧人員（牧師、傳道人）的需求。正如其他專業人才（例如律師、醫生）在大學培訓，教牧的專業人才也可在大學培訓。可若我們提供相關的優質訓練，我們便是回應了社會需要。

第二方面，基督徒在香港雖然是小眾，但卻是具影響力的小眾群體。我們 2009 年及 2012 年先後做過兩個調查，發現香港的基督徒和天主教徒加起來，信徒人數超過人口的 20%，而不是某些資料說的 5% 左右。其實這個群體不算小的。當然要留意的是，這裏所計算的是隨機抽樣的受訪者回答自己信仰甚麼宗教，而不是他們是否已受洗、是否有上教會之類的。

另一方面，根據幾年前的一些資料，香港的中小學大約一半有基督宗教背景，包括基督教與天主教。

這是一個很特殊的現象，因為香港的基督徒人口屬於少數，但基督宗教卻在本地教育上扮演了甚為重要的角色。神學正幫助理解和反思基督宗教，可見神學教育對社會有貢獻。

另外，參考在十九世紀一位曾經參與創辦德國柏林大學的神學家士來馬赫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當時正在討論神學在這所公立大學的角色。士來馬赫的提出的神學教育課程及背後的神學方法得以回應此問題。他指出，研究神學的方法其實和其他科目是有點類似的。神學和其他學科的研究對象都是基於經驗的，神學的起點就是基督徒對罪惡和恩典的經驗，以及人對上帝的全然倚賴感。有人可能說，神學的研究對象當然是神；但有限的人如何研究無限的神？我們不能把上帝當成客體，放在顯微鏡或儀器之下研究；我們頂多可研究祂的啟示，又或是人對祂的信仰。就算我們研究的是祂的啟示，啟示也是需要人去領受的，有人會把它寫下來。於是，到頭來，我們不是直接研究上帝，而是研究人對上帝的信仰、對上帝的經驗、對上帝的理解等等。這樣的話，神學就和其他學科，不管是歷史、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有着相似的地方。我們研究的方式和來源都是和經驗有關的，可以說是方法上比較類似的。加上，現在的神學研究很多時都沿用了文學研究、歷史研究和哲學研究的方法。若這些文學研究、歷史研究和哲學研究都能在公立大學裏授課，那麼按道理神學也應該可以。

神學對其他學科的貢獻

另外，神學對於其他學科會不會有一些貢獻呢？我想，神學是可以有所貢獻的。講一個個人的例子吧，正如剛才所說，我讀本科生時候，主修新聞傳播，其實我沒有讀過教會史的；因為我還沒正式讀神學。但是我是什麼時候接觸教會歷史，甚至是中國教會史呢？就是我在讀中國傳播史的時候。為什麼呢？原來創辦中國近代的報刊的，正正便是基督教傳教士。崇基學院前院長梁元生教授曾寫過一本書，講述傳教士林樂知與他所創辦的《萬國公報》；《萬國公報》對近代中國影響力很大，而還有其他由傳教士創辦的報章。後來我讀神道學碩士課程時所讀的教會史科目，包括基督教大學對於近代中國的影響。換言之，傳播、教育等範疇的某些課題，

都可能與基督教相關。如果有一些神學背景，可能幫助更深入了解。當然，西方的音樂、英國的文學、哲學、社會學等等，如果對基督教有更多的瞭解和研究的話，應該對這些學科是有幫助的。在座有很多來自不同學科的來賓，如有不當之處，還請大家多多指教。

另外，神學對於整個學界，又或是整個社會，還有什麼貢獻呢？神學要處理的問題是什麼呢？保羅田立克 (Paul Tillich) 曾提及神學要處理的問題，是終極關切 (ultimate concern)，是 “what concerns us ultimately”。其他學科很少會問這種問題，雖然也不是完全沒有，但神學是從一開始便喜歡問這些問題的。我相信，我們都會問一些終極問題，這不止於神學，其他的學科不管是作為學人也好，作為社會的一份子也好，我們也會、也應該問一些終極問題。在這情況下，神學便能幫的上忙了，因為我們慣於處理這些問題。

另一方面，這也是我很有興趣的，就是這個社會、這個世界其實有很多現象是可以神學 / 宗教的角度去理解的。有一些社會現象可稱之為「類宗教」(quasi-religions)，可以包括 Robert Bellah 講的公民宗教 (civil religion)，又或是在納粹時期、蘇聯共產時期，有人講的政治宗教 (political religion)，也有人從一個宗教角度分析民族主義、資本主義等。我的博士論文就是討論資本主義在哪種意義上可以被理解為一個宗教。這種角度不單是陳述基督教的教義，而是從一個神學的角度分析一些影響我們生活的現象，所以神學在這裏是有所貢獻的。

神學與其他學科對話

另外，對話 (dialogue) 可以有什麼可能性呢？神學和宗教研究的距離當然很相近，但神學和社工、心理學、社會學等科目還是有很多溝通機會的。又比如說醫學，神學和醫學有什麼值得溝通的呢？我想到的就是一些和道德有關的問題。「什麼是人呢？」這個問題我想很多學科都會提出，醫學和神學也會提出這個問題。所以，關於墮胎、在資源短缺下的資源分配等等問題，這些都是神學與其他學科之間對話的機會。還有，最近隨着人工智能 AI 的發展，人們開始會問：什麼是意識 (consciousness) 呢？什麼是人格 (personality) 呢？

機器能有意識或人格嗎？如果可以的話，所謂的靈魂，又是不是只限於人類呢？這些問題都很有趣，而且不僅有趣，還有實際的用途。我相信神學能與這些學科對話。所謂「對話」，不是說神學要教你什麼，而是相反地，神學有很多地方都需要學習。大家一起面對着全人類的迫切問題，是可以一起尋找一些方向或出路的。

多學科環境的牧者訓練

最後，我們來到最後一張投影片了。我說了這麼久，怎麼還沒提及牧者訓練呢？因為今天的題目聚焦在神學教育對公立大學的意義，不是神學教育對教會的意義，所以培訓牧者沒有多提。然而，在公立大學中培訓牧者顯然有不少好處。剛才提及的都包括在內。多說一點，在一所大學裏訓練牧者，是可以讓神學生在一個多學科 (multi-discipline) 的環境裏學習的。比如說，他們要了解一些心理學的知識，去學習怎麼牧養某種情緒病的人，那他們自然要找一些最新的心理學、精神醫學期刊，而這些資源便正正在這所大學。他們要找一些最嶄新的研究，甚至與那些研究的學者對話，那麼大學這個環境便正正容許了他們這麼做。圖書館裏有種種不同的書和期刊，有不同的資源，也有各個學科的學者。這是很有幫助的，因為我們今天的神學教育不單是傳授與神學有關的知識，也是與其他的學科對話。

最後，作為一個牧者，我們常常要面對一些非基督徒。我們要去哪裏見這些不信的人呢？如果是在一間神學院內，那麼，所有的同學都是基督徒；但如在崇基神學院就讀，你的同學就會包括有很多非基督徒，而這反而就像是一個社會的場景。那種衝擊、那種挑戰、那種將信仰與他人共享，便能在這裏經歷到了，而不需要待到畢業之後才遇上。我想這也能為牧者接受訓練提供很好的機會。

以上是我一些思考與分享，歡迎大家一起就此交流和討論，謝謝！

來自上主的禮物

張愛思 ('15 MACS)



1999年至2009年於本院教牧事工部任職事工幹事，負責神學日感恩崇拜、籌款活動（包括步行籌款、音樂會等）；神學院各式各樣的講座，包括傳經講座和龐萬倫講座、教牧研討會；出版通訊、會議書籍、晚間校外課程等等工作的張愛思女士轉職後，在香港崇真會任職執行幹事至今。她分別於本院和信義宗神學院完成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和道學碩士課程兩個學位。

「我兒子患有自閉症。」

首胎生了一名女兒的愛思，再接再勵，生下兒子，湊成了一個「好」字。隨着孩子長大，她和丈夫發現兒子的各樣發展相對長女年幼時有異。不久，兒子就證實患上了自閉症。「他是一個所有感官都極度敏感的孩子。無論是環境、溫度、聲量、質料或味道等都可以令他受刺激並感焦躁不安；他的一些日常習慣或路線，不得由你隨意改變；衣服穿好了，若哪裏有不妥當，他堅決要重新穿一次，最高紀錄重穿五次；時間花多了，到校巴士站時，校巴自然已經駛走；烈日當空，他要在原地等校巴45分鐘，不願坐其他交通工具，直至他接受，才願意離開。」愛思無奈地苦笑着說：「真是半點也由不得我。」有一次，兒子因為數數字而過了巴士站，忘記下車，當他發現時，巴士已過了平時下車的巴士站，回到總站了，但兒子不肯下車，堅持原車回去。司機拿他沒辦法，唯有報警了事。「阿Sir看情況僵持，於是請司機送他回中途站，好讓他下車；我們一家四口就聯同三位阿Sir一起坐着專線巴士回家，是相當『特別』的一次體驗。」

「上主是如何看待自閉症等特殊小朋友的？」

兒子出生後，愛思帶着疑惑和不解，傷心過、埋怨過、也痛哭過。「究竟上主是如何看待自閉症等特殊小朋友的？」帶着這個問題，愛思決定報讀神學院，希望找到答案。她曾在崇基學院神學院工作十年，對師資充滿信心，於是申請入讀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大學的

資源豐富，而且在這個環境中，學生有基督徒，也有非基督徒，絕對是社會的縮影。故此，我們的學習可以不限於教會的框框；讀神學的人當中，有來自不同課程的同學，有來自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課程的、有來自神道學學士課程的，也有些來自哲學博士課程的同學；同學們走在一起，就一個議題會提出不同角度的看法，而這些是在教會環境裏較少出現的。」

兩年的課程中，愛思共修讀了八科。「陳龍斌教授的課開闊我的神學視野；盧龍光牧師和劉志明教授的教會管理實用技巧令我獲益不少；謝品然教授的聖經神學雖深奧，卻盡顯創意；禮儀科更令我發現新領域……」愛思



夫婦二人工作繁忙，鮮有合照，愛思笑言合照總是在家人的生日。



2015 年於本院完成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後，2021 年，愛思在信義宗神學院完成神學碩士學位。

認為課程令她學習到的不單是知識，更是思考的方法和眼界。「每人都有自己信仰的框架，到崇基神學院讀神學後，我拆除了一些，又重建了一些，人彈性大了，更能接納和聆聽不同意見。」愛思深深體會到學習過程中，自己要主動去尋索。「神學的學習幫助我在職場面對不同的情況時，彈性更大，容易突破固有的框架，能向前多走一步。」

在崇基神學院完成課程後，愛思意猶未盡，在丈夫和戴浩輝牧師的肯定下，她確認自己的呼召，再次踏上進修之路。2021 年，她於信義宗神學院完成神學碩士課程。在漫長的神學的路上，愛思感悟良多。「萬物由上主創造，受造物的價值也自然由上主定義。社會上，大部分人會從世俗眼光定義、標籤和評價自閉症等特殊兒童，有時忽略了他們或低估了他們，因為大部分人均從功能上去評定他們的價值。我沒有刻意美化這些小朋友，但我也沒有以可憐和同情的眼光看待他們，只真實地對待他們。」讀完兩個神學的學位後，愛思更多了解「上帝愛祂手所創造的」是什麼意思。

「上主的禮物必有良好的配套！」

在崇基神學院求學的過程中，愛思記得溫偉耀教授曾說過一句話：「上主把兒子安放在你家，自然是看得起你，祂必同樣賜給你其他東西來配合。」愛思深感上主的確賜下不少「配套」，讓她能夠有能力接受這份來自上主的禮物。「主診醫生特別愛錫兒子，讓我們常常感到安慰；乖巧的女兒自幼特別懂事，即使我們未能分配太多時間陪伴她，卻會常常主動幫助我們照顧弟弟；家姑也一直幫忙照顧整個家庭，讓我和丈夫可專心事奉；工作的地方也能給予我相當的彈性，這些不都正是溫教授所說從上主而來的配套和補足嗎？」

愛思坦言，家人偶爾也會感到沮喪和無奈，但上帝經常給他們打氣。所以，她自己更要常常振作，擔當疏導者的角色。「很多時候，我和丈夫會擔心自己做的不足夠，

但上主和身邊的天使們都會對我們的努力予以肯定，這是最大的鼓勵和安慰。」

「你們經歷的，我們都經歷過」

在崇真會總會的工作崗位上，她是全職同工，協助會長處理大小會務；在家中，愛思是一位母親，肩負起教養兒童的責任；同時，在教會，她是一位師母，關顧弟兄姊妹。身兼多職，愛思自言是一個講求效率的人，凡事都想「快」，但偏偏和兒子一起時，她快不起來，因兒子有自己的速度。「在兒子的工作排程中，他每日大概只能完成一件事，而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協助他完成。」愛思更在兒子身上明白人是有限制的，並很脆弱；她常常提醒自己，兒子是從上主而來那份珍貴的「禮物」。有時教會的弟兄姊妹家中遇有相同的情況，都會向愛思討教。「我們其實並不比任何家長優秀，只是這條路，或你們所經歷的，我們都曾經走過，也曾經歷過。」愛思笑言，現時，她和女兒帶着兒子逛街時，已絲毫不顧「面子」，時常作好準備，向途人道歉。

後記：

訪問前一天，愛思的兒子情緒不穩定，父親無法控制身高已 171.5 米高的兒子，無奈之下撥打了 999 報警，動用了警車和救護車。三名警察和三名救護員合力把兒子綁上擔架，防止他受傷。在醫院陪伴和安撫兒子一夜的愛思，翌日中午接受訪問，仍精神飽滿，氣定神閒。「如果我們坐的是爛船，無論你信心多大，船也是不能把你送到目的地；但我坐的船是由上主所造，並由上主掌舵，祂就一定能把我送到岸上。」憑着對上主的信心，愛思無懼任何困難和挑戰，昂然接受上主而來的禮物。



愛思感恩一直有家人的支持，令她能兼顧學業、工作和家庭。

(訪問、撰稿：李廣平)

本地交流學習團

本院每年均於暑假期間舉辦學習交流團，曾探訪國內、歐洲、東南亞各地的神學院，與當地師生進行交流和討論。近年，師生曾往台灣、泰國和日本交流，學生均表示獲益良多。

疫情之下，海外交流學習團暫停，但沒有阻擋本院師生從交流中學習的決心。本院在「基督教與社會」範疇內的專題研究中首次開設了「香港交流團：基督教在全球城市」一個為期近兩星期的科目，由本院副院長（外務）白德培教授任教。同學反應熱烈，瞬即額滿。白德培教授表示，本院學生來自不同宗派，有着不同的背景，安排是次本地交流團不但可讓學生開開眼界，更進行宗教對話。他指出，本地團的參觀單位名單是和學生討論後一同制訂出來的，所以學生們都非常投入。



5月13日至24日期間，白德培教授和30人，先後探訪了21間宗教團體/教會/社福機構。5月25日，老師和同學相聚，分享反思及學習成果。

同學感言：

「我感到大開眼界！」

「即使我們信仰內容不盡相同，但探訪後我感到大家有對話的可能。」

「說實話，我感到唔夠喉（意猶未盡）！」

「敬拜時，我很投入，令我想起自己的教會。」

「我嘗試投入，最終身體也能跟着節拍輕微擺動！」

「我嘗試了解為何我喜歡某些傳統，而不太接受某些傳統。」

「我感受到大家都很熱情地接待我們！」

「今次的探訪令我有許多反思，看看如何應用在自己的教會。」

五月炎熱天氣下，白德培教授率領本院師生和同工，先後探訪了以下宗教團體/教會/社福機構：（按行程次序排列）五旬節聖潔會永光堂、聖公會聖約翰座堂、佛教志蓮淨苑、真耶穌教會、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九龍清真寺、611靈糧堂、



聖母聖衣堂、瑣羅亞斯德教、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禧福協會、中華基督教會梁發紀念禮拜堂、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猶太教莉亞堂、香港浸信教會、聖神修院神哲學院、正教會普世宗主教聖統香港及東南亞都主教教區、葡萄藤教會和敬拜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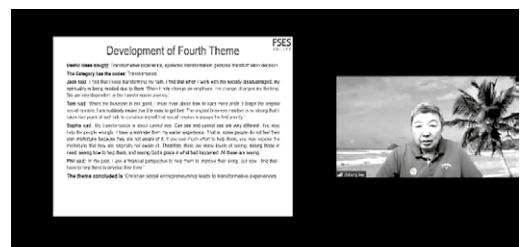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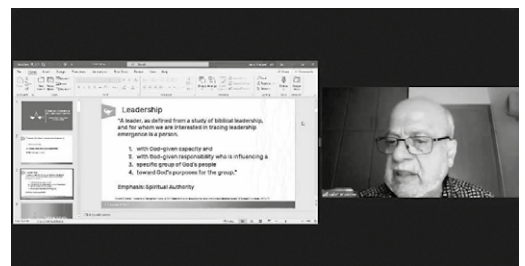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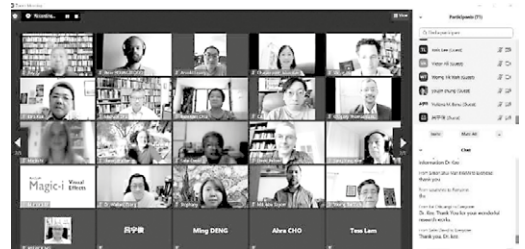
詳細內容，請留意同學們的分享（見頁13至頁15）。



亞洲實踐神學 學會(香港)消息

ZOOM 國際學術會議

5月22日，由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主辦、本院和亞洲實踐神學學會(香港) Asia Academy of Practical Theology—Hong Kong 協辦了一場 ZOOM 國際學術會議。是次會議反應熱烈，共收到超過 30 份來自世界各地的論文。接近 80 位出席是次網上會議。當日，主辦單位舉行了簡單而隆重的開幕禮，並由文化及宗教研究系系主任彭麗君教授，本院院長葉菁華教授和亞洲實踐神學學會主席關瑞文教授致歡迎詞。邀請了本地豐盛社企學會會長紀治興博士以及巴勒斯坦 Musalaha Reconciliation Ministry in Israel-Palestine 主任 Salim Munayer 博士為是次會議主題 Spiritual Leadership & Social Transformation 主講。



2021 MACS 退修日

6月12日，學期完結之際，本院為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課程(MACS)的同學舉辦退修會，地點為香港聖公會施洗聖約翰堂。

在神學之旅的中途站，同學們停一停，透過把所學、所思、所想沉澱，同時檢視與上主關係，為旅程下半部分作更好的準備。本院助理校牧邵倩文和校牧助理葉穎嫻陪同同學出席，邵倩文和歐陽素華(MACS 2)為當日導師。



當日活動除有明陣、深層身體放鬆練習(Deep Body Relaxation)和聖像默觀，更有共筵時間，同學一起靜觀，慢嚙花茶及提子乾和進行小組分享。

鳴謝：
香港聖公會施洗聖約翰堂、
鄧翊匡主任牧師



亞洲實踐神學學會（香港）AAPTHK 消息

「實踐神學：行動中的神學」

神學
七七

由亞洲實踐神學學會（香港）Asia Academy of Practical Theology – Hong Kong 與本院合辦之網上課程「實踐神學：行動中的神學」於八月為大家帶來四堂課，以四個主題解構實踐神學。分別是該會會長、本院副院長關瑞文教授於 8 月 5 日主講的「神學是天比高的理論，還是不離地的實踐」、佘枝鳳博士主講的「堂會亂象的醫師：實踐神學」；8 月 12 日，由陸劍雄牧師 / 博士舉行的「How 祈禱經驗 Healing ?」；8 月 19 日，再由佘枝鳳博士主講的「不是 SEN 朋友需要教會，而是教會需要 SEN 朋友」；8 月 26 日，由葉月玲博士主講的「Empower 婦女在教會的角色」。講座以 Zoom 形式進行，並自由定價。

8 月 5 日

「神學是天比高的理論，還是不離地的實踐」一課中，關教授透過三段經文和一個簡化模型向參加者定義和闡釋何謂實踐神學，他以中世紀時代的神學研究來表示實踐神學其實只是回歸傳統神學。他也介紹奧古斯丁 (Augustine)、鄧斯·司各脫 (John Duns Scotus) 和馬丁路得 (Martin Luther) 的一些思考來印證。而他最後總結時表示，實踐神學運動是以實踐為志來做神學，同時銳意把實踐扎根於基督教傳統裏面，以致能合宜參與在轉化人類社群的工程中，願上帝的救贖的心意行在地上。

同日，佘枝鳳博士以一個「堂會亂象」個案，從堂會牧養角度介紹實踐神學，展示實踐神學省思面貌和對堂會領導的幫助，同時也展示神學研究學科對堂會牧養的潛在功能。課堂探討了教會職事的失序和秩序，同時示範了實踐神學如何幫助堂會領袖梳理牧養困境的方法、步驟和成果，最終在堂會重建一個以聖道為中心的職事秩序，使大家可忠誠地參與上主的救世行動。

8 月 19 日

「不是 SEN 朋友需要教會，而是教會需要 SEN 朋友！」

佘枝鳳博士介紹傷殘神學的開拓者，一位傷殘的實踐神學家艾斯蘭 Nancy Eiseland。她以自身的經驗和掙扎示範 Theology-in-Action。佘教授與參加者進行互動討論，大家被艾斯蘭的個案內容激發並且作出高質素的神學反思。實踐神學正正是重構信念與實踐中間的鴻溝，讓信仰不會僵化。教義神學家 Amy Plantinga Pauw 提出留意信念和實踐的落差，讓信仰生命得以被互相塑造。關瑞文教授更即場回應，在傷健人士之間的鴻溝，推敲教會牧養殘障群體的落差，再從終末角度思考痛苦與苦難，從而反思何謂真正的共融。

8 月 12 日

How 祈禱經驗 Healing?

陸劍雄牧師 / 博士介紹祈禱得醫治的途徑，全人祈禱醫治從身體、心理、社交和靈性的向度看聖靈工作，並且進行質性學術研究。祈禱者和被服事者在這些經驗上的關聯，特別以華人基督徒為對象，可算是絕無僅有。

關瑞文教授即場回應時指出，此研究打通了科學與宗教兩道門，幫助理解科學與宗教並非二分。並且提到祈禱的研究可追溯到 1872 年，人類學、心臟科也有進行科學的研究。陸牧師以自身經驗再作學術研究提升了科學與宗教的話語權。

佘枝鳳博士回應，是次課堂首次接觸這研究項目，從以往學術的訓練起初會有很多的疑問，當課堂完結，陸牧師的研究能曠闊了實踐神學的角度。並且預告下一堂會繼續在神學世界講醫治，內容主要是「無得醫」又如何？！

8 月 26 日

「Empower 婦女在教會的角色」

葉月玲博士分享自己由一個經歷、一個在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課程，被父權的概念當頭棒喝，因而開展實踐神學的研究，為婦女在世俗世界和教會傳統中從被看見，從而發展平等伙伴關係，以使觀念得以轉移，致改變崇拜中主導和從屬的架構，開創了一個關鍵空間 (Critical Space)。回應部分，佘枝鳳博士即場從詮釋學 Hermeneutics Cycle 去解構葉博士的研究進程。最後關瑞文教授再次強調大家都可以成為實踐神學運動的推動者。

周一加油站

暑假前的最後兩次「週一加油站」由李均熊博士主講「從希伯來聖經看如何牧養流散人民」系列，分別於 5 月 10 日及 5 月 24 日進行。

李均熊博士於第一講：「從希伯來聖經看如何牧養流散人民」中簡介五經最後形式編修；再分析祭司編修時的神學視野與牧養風格。他提出當時的祭司能在多層社群意識的社會中保持多元；又能在混亂的日子下作為信仰把手，制定可讓信徒有祭儀可遵循；能追溯傳統，也能更新傳統的的法理詮釋；並能在流散時期有在處境上的互動；並建立對話的權威。



第二講：「從歷代志看牧養」，李博士以歷代志記載大衛數點民數一事（代上 21 章）為例子，點出歷代志史家如何按流散處境的讀者的需要而作出歷史（撒下 24 章）改寫。其中歷代志如何擴寫上主對事件的參與，側重大衛作為個人的悔改，以及強調全以色列的身份，都顯出歷代志的記載自有自己的邏輯。

李博士透過引用其部落格的文章，總結出歷代志的牧養方針：「對於被擄回歸、重建聖殿的新一代，歷代志的對過往聖殿敬拜和君主歷史的重塑正好幫助面對一切均要重新出發的子民重建信心，讓他們知道今天的新機會、新聖殿是建立於過去堅實的神的作為和吩咐，也要記取過去列祖列王跌跌踉踉所學來的功課……歷代志史家努力要建立的，乃是填補今日因為犯罪被擄、失去主權君主的世代，和上主建立以色列的信仰原則的上古之年之間的洪溝，使他們了解到今天如何重

建聖殿、信仰和社群的身份，以尋找今天可以安身立命的位置。」



李博士在結束的時候提及到現時的香港對某些教牧來說很陌生，不知道應如何牧養群羊；他特別指出，上主透過我們在宣講信息，也回應着社會和信徒的需要。在多元的社群內，他提醒在混亂不知前路的日子，大家抓緊信仰把手，捉緊傳統但不忘更新，連結上主昨日工作和今日大家面對的危機；大家互相堅固；緊記上主是那不被公式所限制的施恩者。

精彩內容重溫

2020 年 9 月 28 日起至 2021 年 5 月 24 日的「週一加油站」，現已全部上載於互聯網。歡迎大家重溫內容！



預防性騷擾工作坊

5 月 27 日，本院舉辦預防性騷擾工作坊，由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助理執行幹事曹曉彤女士 ('13MACS) 主講。

工作坊特別為本院同學而設，對象是計劃參與實習課程的同學或有興趣了解題目的學生。是日工作坊共有 21 位同學出席。



服務神學院廿載

「周身刀」祥哥退休

有「神樓劉松仁」之稱的祥哥，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工友，主要負責神學樓辦公室和男生宿舍的各項工作，更幫忙郵寄服務，小型家電、傢俱的維修。由2001年起至今，祥哥服務本院二十年，經歷了三位院長，更見證了數以百計的神學生畢業。

瀟灑的祥哥

「無話捨唔捨得，個個學生都對左幾年，總會有少少感情。」每一年送舊迎新，看着畢業的學生離開，果真鐵漢祥哥都難免有點不捨。「國輝、漢豪等等都對我好好。」祥哥回憶着。「相處了幾年，總有感情，人同人交往都如此。他們當你是朋友，你自然也會當他是朋友。」

在神學院工作廿載的祥哥，多年來見證各屆學生進出，曾否遇上令他特別操心 and 氣憤的事。「沒有特別，每年的學生都差不多。其實『唔難搞』的學生就是好學生。」這種「明就明，唔明就黎明」的答法，既大方又沒有傷害的回應，令人讚嘆不已。「希望神學生都好好愛護神學樓設施，因為宿舍是大家的，希望大家好好愛護。」祥哥臨退休前，語重心長地呼籲宿生，對神學院宿舍的設施要多加愛護。

能幹的祥哥

「其實有些維修很簡單，不用特別花費請人安裝。能力範圍的，我都會幫忙。」除了負責日常男生宿舍的清潔和衛生，祥哥也為同學解決簡單電器操作問題，門鎖、電燈的更換，水喉淤塞，手推車滾軸有故障需要更換等等，祥哥都一一通曉，並有求必應。祥哥表示，電器出

現問題，很多時除了因為錯誤操作，也因為在宿舍的使用量高而損耗得較快；「家用的電器在正常家庭一日用一至兩次，在神學樓的宿舍的各種電器的使用量當然較多，故此，大多命不久矣；冷氣機的保養期也比一般家電要短得多。」平日不太說話的祥哥，分享起使用電器的心得，滔滔不絕。

「升呢」的祥哥

由於香港中文大學的制度，祥哥兩年前已屆大學六十歲退休之年，後獲批延至今年正式榮休。2021年7月，祥哥終要離開工作了廿年的地方。退休後有何計劃？原來，在勞工市場仍非常「搶手」的祥哥已火速地獲得另一份新工作，以打發時間。但，祥哥同時也表示，自己已榮升外公級別，兩位千金分別誕下兩名外孫，一男一女，湊成一個「好」字，實在可喜可賀。所以，退休後另一節目將會是弄孫為樂。

祝福您·祥哥

想當年，原來是祥嫂發現中大的招聘廣告而說服祥哥到神學院面試的。「我老婆心想，神學院工作較安定，所以就着我申請，沒想到一做就是二十年。」這些年來，祥哥見證着神學院的發展，也看着容啟東校長紀念樓的落成，要兼顧的地方多了，學生數量也上升，伴隨而來的工作量也相應增加，祥哥總是堅守工作崗位，默默地在不起眼的角落為神學教育貢獻一分力。

神學院全人感謝張耀祥先生過往二十年的事奉，願上主祝福他的退休生活，也祝願祥哥身心健康，合家平安。



葉菁華院長代表同事送上對祥哥的心意。



祥哥看着兩名孫兒，打從心裏笑出來。

香港地之多元神聖空間

張筱璋 (MDiv)



神學院過往每年均會舉辦海外交流團，唯因疫情緣故，這兩年的外地交流被逼取消，有幸今年的交流團改為在香港本土進行，兩星期密集地參觀不同的宗教場所，認識和感受別人的信仰生活，體驗香港的宗教多元。是次參觀的地點，大部份是第一次踏足，當中包括不同傳統的基督宗教聚會場所，還有其他宗教的處所，例如志蓮淨苑、九龍清真寺、祆教廟（拜火教）、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和猶太教莉亞堂。

一直對不同基督教的傳統和其他宗教的敬拜場所很好奇，礙於教會經常以「邪」、「異端」、「假神」來稱呼這些宗教，彷彿踏入這些地方已是叛教的第一步，這次能跟從白德培牧師 (Tobias Brandner) 的腳步四處參觀，真是既安心又興奮，最大得着是擴闊眼界，認識不同的信仰如何在香港這個地方共存，並放下偏見，以對話消滅無知帶來的恐懼。其中，參觀九龍清真寺讓我印象最深刻。參觀前一天，我們很關注進入清真寺的禁忌，深怕稍一不慎便會得罪穆斯林，顯然，我們都受到對穆斯林的刻板印象影響，認為他們固執、不友善、歧視女性等，心態上格外防備。

探訪當日，寺方安排一位嚮導帶領我們參觀，介紹穆斯林進入清真寺



的慣例及恆常的宗教活動，在祈禱大堂內席地而坐，分享他們的信仰內涵，又讓我們觀摩傍晚的禱告時段。在偌大的禮堂之中，聆聽着阿拉伯語禱文，看着信徒虔誠俯伏的背影，真實地感受到莊嚴和神聖。縱然我們的信仰不同，但「神聖」的宗教經驗不是基督宗教獨有，其他宗教也以不同的方式經驗「神聖」的同在。親身感受別人的信仰經驗，讓我更明白宗教對話的重要，過往經常強調信徒要分辨真假，不期然跌進一種二元的思維，讓我們忽略了或許不同宗教之間，相似的方面我們想象中多，了解、包容、尊重、求同存異，不會污染我們的信仰純正，反而更能擴闊我的眼界和信仰深度。

此外，透過參觀不同信仰傳統的基督宗教教會，例如真耶穌教會和 611

靈糧堂，讓我意識到自己對基督宗教的理解和感受，其實受到自己的信仰傳統影響，反思為何自己對別的教會某些想法和崇拜習慣感到欣賞，某些則不然。這些體驗成為了一面鏡子，讓我觀照自己，不單止批判，更學懂欣賞我所來自的信仰傳統，也留意自己的偏見和前設來自甚麼，經常提醒自己保持開放地批判。

令人意外的是，這次探訪的教會和宗教團體十分歡迎我們的到訪，交流過程也很真誠，雖然不能否認他們所展示的只是他們期望我們看到的一面，但是這個過程的確加深了彼此間的認識，是友善和接納的表現。在香港這個撕裂的社會談合一、包容、尊重，驟眼看來是非常不智和政治不正確，當我們談及青少年流失、分顏色牧養等問題時，作為準牧者的我們，又是否嘗試在不同群體當中尋求對話，在信仰生活尋找我們相同的「神聖」經歷，從而增深我們的信仰內涵和深度？



我的反饋與思考?

蔡佩纓 (BD)



這次十天行程的參訪，準備分幾個向度進行反饋思考：

男 / 女有別

整體來說，在香港，女性已是公認華人地區裏擁有較平等地位的環境，但觀察這次參與的宗教場合，多還是男性穩穩地掌握主導權，女性則作為幫助者、協助者參與服侍，強調「家庭」的價值，一夫一妻、一男一女是上主美滿心意的祝福；在新教不同宗派裏，可以看見謹守傳統的宗派如真耶穌教會是男女必須分開坐，在參訪基督新教會裏，則都有女性傳道人接待，比較有趣的是強調聖靈的 611 靈糧堂教會，幾乎整場儀式都是由女性帶領擔任敬拜、見證及證道環節，似乎在領受聖靈及先知性預言的傳統裏真是女性擁有更多恩賜及更適合進行帶領。

不過整體筆者感受的價值觀，單身女性，或性少數群體完全不易在教會裏得到理解及尊重，至少目前 LGBTIQ 群體們在傳統信仰裏基本不會有「出櫃」的合法立足之地。不過這次參訪，許多同學在過程中會詢問一些大型教會對 LGBT 群體的看法，我想是很正面的一種對話及提醒，在身處後現代神學自由各自表述的時代，邊緣且弱勢的群體已經在努力發聲，已經漸漸被看見，期待香港在未來仍可能保持其多元及包容的文化，並給予更多空間。

富貴與貧窮

這次參訪有一個深刻的感受是這份信仰包含權貴及貧窮，可能是香港

文化的特殊性，有些宗教團體地處港島精華地，擁有自己的房產及設施，可讓中產精英會眾享受舒適安全的崇拜環境；也參訪了一些服侍基層族群的機構或教會，他們看見餐風露宿、無家可歸的窮人及遊民需要被服侍，因為窮人們被歧視，被福音定罪，也不敢踏進教會。但也聽聞有些支持弱勢群體的教會及機構，常常是每月收取的奉獻遠遠不足，每月勉強支撐或被迫關閉。

曾閱讀馮煒文先生的文章，對自己的震撼極深，什麼是「被罪者」？比如世上掌權的，有勢力的各種罪惡力量，對人類生活和組織扣上枷鎖，並滲透進入各個層面，造成弱勢群體被經濟及政治制度所侵犯的事實。這次的分享中也聽到機構事工的人員提到寧可在外做事工，也不願在教會服侍，因為看見傳統教會背後是那難以突破的權力結構，及對福音信仰的認知非常不同。唯有我們認知被罪者的觀念，才得以心生憐憫，同時也需要讓富裕及中產主流的人理解到，他們也是參與侵犯那些貧困者的人，而「被罪



者」這樣的概念是可以同時應用在富裕的人及貧窮的人身上。

傳統與多元

這次參訪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真耶穌教會，及其他強調聖靈、說方言的教會中聽到很多同學們的討論，包括：與我們不同教義的就是異端？會說方言才得救，才算領受聖靈？現代還有先知的啟示及預言？這些先知是異端嗎？

這樣的衝擊讓我思考，我信仰的宗教到底對我來說是束縛，還是釋放？有些宗派好重視規條、儀式，但是其實也是一種安全感，願意被規定，反而不需要思考太多，而我們來到崇基神學院，接受開放的思維，批判及挑戰的訓練，其實是很大的一場冒險，這過程雖然感到興奮，但也檢討自己是否有這樣的身量可以接納，而其實由於自己來自 LGBT 團契，過去曾被反同基督徒批判，所以被歸為異端已不是新鮮體驗，也認為自己信仰的呈現及理解是比較開放及包容的看法，但一路上也不斷懷疑，到底信仰帶給我們什麼？傳統、主流、父權與開放、弱勢、貧窮一定是對立的世界嗎？這一份信仰最終把我們領到哪裏去？

這次十天的行程，看見好多，思考更多，總歸期待能更堅定自己的核心信仰價值，持守愛及公義，維持理性的批判思考及感性的釋放，人生可能很長，可能很短，更希望在有限的生命中，仰賴上主更多。

保守與自由互相尊重、 靈性與學術彼此結合

陳樂獻 (BA)

筆者自小在福音派教會長大，被教導要分辨、遠離、辯駁異端。對於「非我族類」，一句「異端」、「敵基督」成為「萬能 key」。然而對於他們的信仰、背景卻一無所知。在 5 月 13 至 24 日一共 9 天的參觀中，我們有幸拜訪了不同教會及宗教團體。



當中包括拜火教、伊斯蘭教，以及一些非主流的「宗派」，例如真耶穌教會、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等。當我有機會認識他們（最基本）

的信仰或教義，難免讓我反思到究竟香港教會是如何定義異端？是以尼西亞信經為標準，或是以其他隱藏、先入為主的方法呢？

以真耶穌教會為例，他們絕大多數的神學教義，其實與基要主義及聖潔運動相似，也是透過大量經文支撐，以 proof-texting system 方式作詮釋，並以字面意思解讀經文。由此而建立的教義無可否認與我們以往所認識、所理解的有異，但當中的差異又是否如坊間印象般南轅北轍？正如羅國輝神父在解答同學關於崇拜聖母問題時所說，要了解別人信甚麼以先，如同做學問，必須以一手資料，而不是人云亦云地理解。我們對於「非我族類」認識之淺陋非常可惜。即使他們確實「誤解」聖經，但回看基督教歷史，不論是早期教父為對抗希臘思想的 emanation 以及諾斯底的二元論觀



念使造物 *homoousios* 而忽略經文及時代背景而建立 creation ex nihilo 的創造教義神學教義，或是深受政治環境影響的正典化過程，甚或是近期的基要主義及聖潔運動。這些被部分人視為「錯誤」的釋經方法並非新鮮事，但當我們判斷他們的信仰時，是否以同一個角度視之？或是以立場優先、二元對立的思維作「護教」的論述？我們又是否確實做到：保守與自由互相尊重、靈性與學術彼此結合？

院長行蹤

1. 3月25日，葉菁華院長獲崇基學院牧靈關顧委員會邀請擔任三月午餐聚會主講嘉賓，講題為「神學教育在公立大學中的意義」。
2. 5月22日，本院院長葉菁華教授獲邀出席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主辦、本院和亞洲實踐神學學會（香港）Asia Academy of Practical Theology—Hong Kong 協辦的 ZOOM 國際學術會議。開幕禮中，葉菁華教授獲邀致歡迎詞。（詳細報導刊登於頁9）

老師消息

任卓賢教授

1. 任卓賢教授成功獲得2021–2022年度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的傑出青年學者計劃 (The Early Career Scheme) 的研究基金撥款，題為“Contextualizing De spiritu et littera: Analysis, Commentary and Latin-Chinese Bilingual Edition”。
2. 2021年7月10日，任教授出席中華神學人研討會2021，並透過 Zoom 發表論文，題為「大巴西流對苦罪的理解」 (Basil of Caesarea's Understanding of Evil and Suffering)。

老師消息 (續)

黃慧賢教授

黃慧賢教授成功獲得2021–2022年度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的傑出青年學者計劃 (The Early Career Scheme) 的研究基金撥款，題為「基進的社會運動與普世教會運動：研究香港殖民時代的三個機構，1960至90年代」(Radical Social Movements and Networked Ecumenism: An Analysis of Three Christian NGOs in Colonial Hong Kong, 1960s–1990s)。

王珏教授

1. 王珏教授成功獲得2021–2022年度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的傑出青年學者計劃 (The Early Career Scheme) 的研究基金撥款，題為「申命記派歷史的政治潛意識」(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of the Deuteronomistic (Hi) Story)。
2. 王教授獲邀出席由聖經文學學會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SBL) 舉行之網上研討會，與其餘六位來自世界各地的聖經學者就「二十一世紀聖經研究全球化」(“Globalizing Biblical Studies in the 21st Century”) 主題進行討論。網上研討會的錄影已於8月2日上載至聖經文學學會的網頁：<https://www.sbl-site.org/membership/webinars.aspx>。

邢福增教授

1. 6月12日，邢福增教授應國立中山大學臺港國際研究中心邀請，於「變動的視角與記憶：2019年以來的香港與香港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作報告，題為〈香港政教關係的延續與斷裂〉。
2. 7月14日，應邀於世界循道衛理宗華人教會聯會神學委員會第七屆衛斯理研討會「循道衛理宗之宣教——歷史和神學的探討」，發表論文，〈蘇慧廉 (William E. Soothill) 的宣教理念與實踐——以 A Mission in China 為中心的探討〉。
3. 7月31日，邢教授應臺灣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 Graduate School of Religion,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邀請，任神學沙龍 2021 主題講員，主講「政教關係的合作與反抗：1949年中國革命與基督教」系列演講。是次演講獲科技部短期訪問學者計劃資助。

德詩婷教授 (Prof. Naomi Thurston)

德詩婷教授完成了她在湖南大學岳麓書院的博士後研究，並透過Zoom在網上發表了主題為「莫爾特曼在中國」的報告，有40–50位參加者，報告獲來自民族大學、湖南大學岳麓書院社科院的內地學者評審。

恭賀

1. 校友連啟榮先生 ('17 BD) 和張嘉殷小姐的女兒連詩呈於8月8日出生。願主賜福詩呈，在健康和快樂中成長。
2. 2021年9月26日，趙秀娟會吏 ('13 MDiv) 將獲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按為該會屬管牧師；信望堂堂區牧師李少媚牧師 ('07 BD) 獲接納為屬管牧師；馬鞍山堂堂區會吏任遠輝 ('04 BD) 轉任該會總議會會吏。典禮於該會九龍堂舉行。

哀悼

1. 陳美慧小姐 ('08 MACS) 父親陳秋先生於4月4日離世，喪禮已於4月25日在九龍殯儀館舉行。
2. 楊惠平先生 ('17 BD) 的父親楊實先生，於2021年5月7日與世長辭，終年74歲，已於2021年5月31日在大圍寶福紀念館舉行喪禮。願上主親自安慰惠平和家人。
3. 2006–2007年曾於本院任訪問教授（榮譽），2008年任客席教授，曾任新加坡三一神學院院長的鍾志邦教授於6月12日辭世，享年78歲。鍾教授是教會卓越的知識領袖，是新加坡傑出的公共神學家，並曾擔任世界信義宗聯會代表。他在東南亞從事神學教育數十載，並早於八十年代便在中國推動基督教學術文流，曾任國內多所大學和神學院的客席教授。他於2014年參加本院國際華裔聖經學術會議，並於會議中獲頒發榮譽「前輩獎」，以肯定其貢獻。追思禮拜於6月14日及15日舉行，火葬禮則於6月16日於新加坡眾聖紀念堂舉行。本院全人深切哀悼，並向鍾教授家人致慰問。
4. 應屆畢業生陳競存先生 ('20 MACS) 於7月7日離世，安息禮和追思感恩會分別於7月31日及8月8日在聖安德烈堂舉行。競存熱心事主，於突破機構工作29年，負責青少年研究及事工發展。他於2019–2020年度入學，2021年完成維期兩年的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課程。